

● 文学亮丽人生

清流

22

ALIRAN JERNIH

1-2-1995●KDN.PP6767/1/95●RM3.00



问 路

君已入山来
却来借问我
山路何处去

我正莞尔欲作答
突惊觉自己
半生路过蕉风椰雨
如今身在温和天气（注）
却还向

淡风

轻云

探听：帝乡的踪迹

“在我自己的莞尔里”

我於是这般

笑答

注：傅承得有诗题为《走入
温和天气》，不敢掠美。



给马华写作人的

一封公开信



吡叻文艺研究会自一九九〇年出版《清流》以来，亏蚀的钱已超过了四个数目字。

我们的背后没有什么大集团支持，也没有其他什么会“生钱”的商业活动“取长补短”，维持清流於不坠。

因此，去年我们展开了一些筹款活动，尽力为马华写作人保住这片园地。

即使只是一片小小的园地。

但马华写作人需要这片园地吗？

我们曾经把贴上回邮的信封寄给一些写作人，希望他（她）们赐稿；但这些信封却没有回头，令我们大失所望。

马华写作人要《清流》吗？

您不是写作人吗？好，那您听着……

负责《清流》的一批人都很Open-Minded，如果您认为这本刊物还不够水准，为什么不把您最好的作品寄来，协助提昇《清流》的水平？

If you think you can make a difference, 请立刻行动。

如果您认为《清流》的知名度不高，作品发表了没几个人知道（或读到），没什么光彩，所以不寄稿来，那为什么不帮助我们推广《清流》？

如果您不写稿给《清流》是因为我们的稿费低，从本期起，我们决定提高稿酬，以资鼓励。在这里，我们也感激一些长期为《清流》写稿，而又“谢绝稿酬”的文坛有心人。

读到这里，如果您还是对《清流》嗤之以鼻，那我们恳切的要求您，也来搞一份文学刊物吧！



*封面		
榴槿花灯（摄影）	*许心伦	
*封底		
梦幻（莲花花灯）	*许心伦	
*封二		
问路	*长 辉	
*编辑手札		
给马华写作人的一封公开信	*郑可达	1
*评介		
亮眼的心情	*灵 子	4
*散文		
独善其身卖鸡饭	*一 介	7
老人院的歌声	*田 林	10
棕园寄简	*先 琼	12
父慈母严	*水 鸣	16
刹那光华	*继 菱	20
直心	*日 程	21
雨后的大地	*心 月	23
散步	*依 水	25
一盘快乐	*童 诗	27
情 慷	*婉 冰	29
灵 梦		31

目	录
●	●

又是一个难忘的电话	* 有 明	33
陈凯希印象记	* 钦 鸿	37
* 诗歌		
笔说	* 一 下	39
夸父逐日	* 狄 狄	40
童诗两首	* 宋飞龙	42
* 文学蓓蕾		
生活札记	* 傲 竹	43
迷失的年代	* 风清扬	45
奇异的梦	* 杨秀霞	47
苦赚血汗钱	* 李艳兰	49
蓦然回首话当年	* 小雁彬	50
海梦	* 兮 子	52
给口的话	* 薛晶萍	53
去	* 萍 水	54
* 小说		
梦醒时分	* 司徒美金	55
守不住的温馨	* 臻 杰	60
星光闪烁	* 纪岳泽	68
* 新书介绍		74
* 文学史问答比赛（五）		75
* 第三期文学史问答比赛成绩揭晓		76



亮眼的心情

朵拉《亮了一双眼》读后感

◎灵子

朵拉写小说、散文，写极短篇，都饶有成绩；现在她笔锋一转，却写起励志小品来了。

或许是因为岁月的更迭，人情世故的催化，总会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渐趋成长圆熟；于是当心中有所感动，情绪有所激愤时，当心中有压抑不下，不得不发的文思涌现时，笔尖处的情思便会汨汨然流成让人深省的文字了。

励志，是为了鼓励自己，确立志向，也同时与有心人互相勉励，一起进步。

谈志向，也并非轰轰烈烈的大道理，只在于如何把自己的人生，挥洒成一片怡然自得的天地。

做一个人——多么简单的一回事，只要有一口气在，你便已经在履行着做人的天职，但是要做好一个人，却是简单之余的一门大学问了！

姚老在序中说：“微事中见启示，挫折中见新生，失意中见同情，忍让中见美德”。如此做人道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一致认同

並且身体力行呢？

也难怪朵拉兢兢业业之余，提笔时仍不免要慎重强调，一系列的励志小品，仅在提升自己，关照别人，如何尽了本份，去做好一个人。

我们经常都在慨叹，现在的孩子不懂得感恩，而当我们回想起自己的年少，是不是也和他们一样不识愁滋味，在父母的庇荫底下，认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待我们长大，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才蓦然惊醒了——养儿方知父母恩啊……

於是，过去一切不着眼的心灵刻痕，仿佛便被拭去了轻覆的尘埃，在眼前显现出来。

於是，我们便会和朵拉一样，惦记起老爸手腕上那一环曾经深深烙印在心版上的痕迹了。

懂得感恩而父母依然健在的人真有福气。

其实，为人父母者对自己的子女並沒有过份的奢求，你只要给予本份的爱心、关怀与照应，他们便

会感到非常快乐了。反倒是你自己，仍然可以经由父母处获得无限的关爱。就像朵拉一样，年过而立仍可以撒娇耍赖，年年节节仍可以亲尝妈妈亲手制作的糕点，也难怪她要满心幸福喜悦地说：“把笔写秃了也无法完全表达对妈妈的爱！”

朵拉是个念旧的有心人吧。

她认为“人与人情，是过往岁月里褪不去的颜色”；当她怀着凄惶，难以割舍的心情离开旧居搬到一个陌生的小镇去时，原以为会难以适应，自己仅能成为一个行色匆忙的过客。没料到小镇的乡里人情很快地便攫住了这一颗柔软的心，让她有“惊逢的喜悦”，以为自己走进了“时光倒流机”里头去了。

朵拉的小品文集《亮了一双眼》，把人生点滴的生活体验拾掇成章，把她的处世心得说与我们分享。

当她看到朋友坚决地婉拒了自己不想出席的约会时，不禁要为自己的朋友喝采。

“勇敢地说不”，让我们学习如何妥当地处理这一题生活中经常面对的难题。

她经常强调恒心的重要性，“一个人把时间花在什么地方，就会在那里看到成绩”。

朵拉在自己的写作道路上有无数曲折的心路历程，她以自己的经验，体会到“坚忍不拔，锲而不舍”的毅力，是步向成功的必备条件。

朵拉的小品清新平和，偶而突现的隽语，常能触及内心某一塌软处，让你会心一笑，或黯然神伤。

拍照时，“每个人总不忘摆出一副自认最动人的风姿，务求最美好的一面被拍进照片里永远留存”，这本是无可厚非的心理要求，而更重要的却是，我们也应该让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扮演一个美好的角色——“做人赢得喝采，不是比照片得到称赞更令人快乐吗？”

朵拉不会为拍一张照片而刻意去搔首弄姿，却会刻意地去提升自己，以期活出最美好的生活层面来。

当我们逐句地读着她心灵深处的声音时，我们是不是也和她一样，在涤净了心灵的同时，也刷亮了自己的一双眼睛呢？



◎一介

独善其身卖鸡饭



「响应筹募建校基金。鸡饭小贩詹尊钧义卖」，还附有义卖者站在「龙记海南鸡饭」档口前的照片。

这则新闻吸引了我，果然是他，我中学时期的同学詹君！这一「发现」，好像播映一卷陈年录象带，一幕幕往事，纷纷涌现……

世界上的事真要讲个「缘」字，我和詹君在怡保育才中学同学六年，一真都不同班（那时母校每一年级各有七八班之多），不过，对于他们为人倒是相当清楚并钦佩

的！

母校礼堂正门两旁各有一块很大的揭示板，除了张贴布告之外，好的学生作文和图画，也在这里「贴堂」，让全体同学欣赏，真是无限光荣！喜欢舞文弄墨的育才老校友，应该很怀念这两块揭示版的，黄戈二君在「我碰文艺钉子及其他」一文中，就有提到它啊！而陈楣康（笔名玄阴）、梁锡全等位，也肯定忘不了它的！

詹君就是佳作在此贴堂的常客。印象中他最拿手的是论文，写来洋

洋洋洒洒，可圈可点。较高班同学，经常上榜的，记忆中有赖柏寿、黄士春、黄国海、尤珠、冯慧贞、冯时能、张仲堉等，同级的则有詹钧、林九牧、徐持庆、陆昆山、麦留芳（笔名冷燕秋）、马业游（笔名马柯）……

由初中一到高中三，每年学校的华文作文比赛，詹君几乎战无不胜，是周会时上台领奖的「老马」。在蔡任平校长的客家腔华语唱名声中，得奖者徐徐登台，接过奖品——奖品本身倒真寒酸，年年都只是一纸奖状，可是得奖的真正意义，又岂在奖品的丰厚啊！

我依稀记得，仿佛还有一位詹尊鑑，读同一年级，也是写作高手，上台领过奖，应是詹君的哥哥或弟弟，但似乎只念到初中就辍学了。

翻开手头一九五八年的初中毕业纪念刊，内有詹君的一篇文章：〈如何发展本邦农业〉。一九六一年，他是高中毕业纪念刊的主编了，刊物内有他的两篇大作：〈冲出生活的小圈子〉、〈论文学底评价〉，相信那篇〈编后话〉也是出

自他的手笔，写得义正词严：「……我们贯彻着先前所定下的原则，就是文章底内容要摒弃无病呻吟、无聊、陈腔滥调之作风，因此许多稿件因未能符合我们的条件，不得不割受了……」

离开育中后，就没有詹君的讯息了，我理所当然的猜想：他已经从南大或台湾大学毕业，当在某个文化机构服务，要不然则九成在都门「生根」，有了自己的事业……

如果他当了大学的讲师，那我一点都不感到惊奇！就好像同一届那位眉清目秀、斯斯文文的陈国强君，考获数学博士，学有所成嘛！倒是那个嬉笑玩闹、永远像长不大的「小不点」卢耀梓君，获得工程博士学位并当了教授，才叫人掉落眼镜！

又或者詹君当了国会议员、州议员，甚至反对党强人，那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我万万想不到的是，他竟然当了鸡饭小贩，镇日与鸡肉、鸡汤、碗筷打交道的鸡饭小贩！

我这么讲，绝无丝毫看不起小贩的意思。现在的小饭界，真是「卧虎藏龙」，出入有马赛地房车、拥有洋楼者多的是，「闲闲地」一个月有几千元收入，比教书匠和小公务员好过多多。至于靠卖海南鸡饭发达的，也不乏人，新加坡瑞记鸡饭店老板莫履瑞先生就是个好例子，赚得盆满钵满后，业务还向多元化发展……

我深信老同学的兴趣绝对不是当小贩！从他的文章看来，满腹经纶，一肚子为国为民的理想，离校后正好施展抱负，或投身文化界，或参加政党，或联合志同道合者搞大企业，总之是为天下苍生服务。

五六十年的华校生，多有一种使命感：以天下为己任，要治国平天下，处处以民族国家利益为重，至于个人的出路、穷通得失，倒是少有顾及的。孟子〈尽心〉篇有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当时大家想的都是「兼善天下」，至于什么「独善其身」，那是不屑一顾的！

甫跨出校门时，詹君是胸怀大志的，以他的人品与学识，我确信

他能在关系到民族与国家的千秋大业方面，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

理想却碰到现实的厚壁，破碎了！美梦成空，徒有满腔壮志，却有无从措手的无力感！

道不行，他不乘桴浮于海，更不远走高飞，而是踏踏实实，在家乡朱毛（现已改了个珠光宝气的名字），搞起「龙记海南鸡饭」！这其间，隐含了多少无法施展理想的无奈与辛酸！

能够「独善其身」是值得欣慰的。从个人主义的角度看来，人人能够顾好自己、提升自己，世界也就太平无事了！然而，「兼善天下」、「以天下为己任」者越来越少，人人都那么现实，「潮州音乐自己顾自己」、这怎样都算是社会的一种缺憾！



老人院的歌声



週末的晌午，两辆各载四十多人的大型巴士，在炎阳下疾驰十二哩路，来到郊区寂静的老人院。

这是我校七十多位平时执行服务工作的学长，连同十多位华乐团的乐手，联袂到老人院访问，以表关心孤苦与发扬敬老的精神。

在空气畅通的食堂，一个个午休后的老人，或拄着拐杖，或推着轮椅，或蹒跚拖步，陆续聚集在为他们摆好的几十张椅子上，以观赏这群独中生为他们特别呈献的文娱节目，並享受学生们从市区带来的

糕点和水果。

华乐团曾在几年前来过老人院表演，很受老人们的赞赏与欢迎。这次他们指定要再观赏华乐节目。乐手们没有令老人们失望，在多种乐器的配搭下，他们很纯熟地演奏了几首民歌小调。前排的几位老人一个劲儿鼓掌，高兴地露出残缺的牙齿。

当年以一首《阿兰娜》风靡歌坛的六十年代老歌手陈永修先生也住在老人院。几年前他在华乐团初次到访时，曾配合华乐的伴奏而高

歌一曲《绿岛小夜曲》，嗓子还蛮宏亮的。这次他兴致勃勃，要求华乐小组为他伴奏两首歌曲。只见他颤巍巍地拄着拐杖上台，唱起了一首轻松活泼的《春天里》。陈先生已七十岁了，歌艺仍宝刀未老，只是中途要求让他稍息一下，以调匀呼吸，然后又唱了一首《草原之夜》，也能丝丝入扣，不愧是六十年代的歌王。

一位当年曾在我校教英文的退休教师林女士也在院中养老。她本是病人，听说独中的学生们要来老人院探访，特地叫室友推着轮椅带她出来。当我介绍她给同学们认识时，她情不自禁地老泪纵横，频频挥手。我们的领队杨老师当年是林女士喜欢的学生，下课时总爱叫她的小名。现在林女士仍记得杨老师，拉住她的手不放。杨老师一边安慰她一边为她拭泪，过后还推着轮椅把她送回宿舍。据林女士说，自从老伴和儿子死后，她不见容于媳妇，本身又有病，迫于无奈只好申请到老人院以度过残年。她要求杨老师有空再来看望她。

学生们在表演音乐时我看到一位矮小的老人掩面走出，门口的学

生趋前慰问他，才知道他有四位儿子，成家后都舍他而去，其中有一位是会玩音乐的。我问他是谁，那老人摇头不语。

学生们继续为老人们呈献节目，在舞蹈《绿荫树下》之后，又为他们合唱《明天会更好》。年轻人是一番好意，但我看到有几位老人触景伤情，黯然地拭着眼泪。

学生们把带来的水果分完了，正准备上巴士回去。但仍有一大群人围着老歌手陈永修，听他畅谈年轻时的经历：从参加青年组织「非非社」到回中国当抗战机工，从搞合唱团到沦落夜总会混饭吃，从学唱歌受人歧视到向夜总会的艺人偷师。他娓娓道来，记忆力仍很清晰。看到我时，他叮嘱下次华乐团有演出时，别忘了叫他客串。啊，这个生命中少不了歌唱的乐观老人！

斜晖慵慵地依偎着老人院，当巴士载着满车的青春绝尘而去时，也许有一些被卷起的尘埃伴随老人在岁月中的几声歔歔，跌落在屋旁的阴影里。

◎林琼
(新加坡)

棕园寄简



寄来《和寂寞说再见》一书已妥收，谢谢！你编著《年少情丛书》已是第六本，加上你个人的集子，如《心痕》、《因为我年轻》、《看花人》、《是不甘寂寞》、《心灵的震撼》、《与你谈心》、《冲刺》等，已是十多本书，有些再版，有些重印，成绩不错。不过，也有一两本却滞销，如《喝采》（年少情丛书之五），却不被喝采，因为“生不逢时”，出版时正是年终考试期，存书一大把，心血完成后见不到成果，令人心痛。更痛心的是：很多代理员卖了书不还钱。

你于是心痛之余，也感到很失望，对出书也有点厌倦了。这打击也不小，难怪你要说：“这些不变的工作，已忙了十多年，真的越来越厌倦了。”可我却觉得你能坚持这份工作，已经是万分可贵。出书本来就是“吃力不讨好”的事，可你竟能一干就是十多年，难能可贵。你过去的想法：“希望两三个月就能出一本”也没错，如果出书难，卖书也难，难怪今天你会产生“适可而止”的想法。你又说，你曾天真地想过出书到老，“老来有几十本书陪伴”，一生也没什么可

以抱憾的了。

我还是要鼓励你：努力地干吧！量力而为，能坚持多久就多久吧！这是你对“文艺”所贡献的力量。记得有人说过这样的话：“要害一个人，让他去开书店；要使一个人倾家荡产，叫他去办杂志。”这话虽是偏激些，却也有几分真实。主要的意思是说：这是没有出息的事，不能大富大贵，不能急功近利。话虽如此说，如果没有人开书店，没有人办杂志，文化事业岂不荡然无存？还能达致一个优雅的书香社会吗？你能锲而不舍地为年青人出版刊物，培养年青人阅读习惯，激发年青人合作的热情，可是一件好事呢！

陈蝶自西马飞到东马后，出版了两本书：《蝶之集》与《父女图》。前者我已在前信中介绍过，后者是在一九九二年十月由砂朥越华文作家协会出版，列为犀鸟丛书之廿七，是陈蝶与父亲陈惠俊合著的，内容分为两集：《阿父集》与《阿女集》。《阿父集》收入的均为旧体诗，共四十首；《阿女集》则分为八辑：《极短篇》九篇，《文事文人》十六篇，《行将不惑》十一篇，《我写我父》十篇，

《太虚有情红楼无梦》一篇，《款曲》四篇，《蝶吟记》三篇，《歌谱》三首。也许这些年来，我一系统地写《文坛拾碎》的文字，使我对陈蝶所写的《文事文人》更有兴趣，从中我可以窥见不少文人文事增加见闻。

不久前读《清流》第19期，该期刊出霹雳文艺研究会廿五周年纪念特辑，执笔者有郭绪益、章钦、驼铃、子宁、翠园、李锦禧、世平、有明。他们都是该文艺团“有力”与“有心”的人士，有多位都曾与我有书信往来，或互赠书刊。这又使我翻出该会的三周年纪念特刊，那是草风于一九七三年寄赠给我的。当年的会长是徐持庆、副会长是黄秉铨（子宁）与李耀明。在纪念刊执笔的作者有：陈孟利、杨水源、朱昌云、张发（年红）、李庆、李沧、李锦禧、徐日明、松云、叔权、彭士麟（翠园）、章迅、怀冰、张英杰、李建、雅波、卢荅白等人。记得徐持庆在《发刊辞》里曾说：“三年时间的过去，并非工作段落的完成，而是未来使命的开始。”如今光阴一晃之间，该会已达廿五周年，确是值得庆贺的文坛雅事。

最近先后收到多位文友的赠书，都是他们的力作，这儿向你约略报导一下。

冰谷的诗集《血树》，在一九九三年十月由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出版，列为《九十年代马华文学丛书》之二十八，内收诗人自1977至1990年间的五十二首诗。书前有周聚与吴岸的序文。

年红的微型小说集《少女图》，在一九九二年七月由南马文艺研究会出版，书前有姚拓的序，书后有作者的后记。

梅雨天的《风生不谈笑》杂文集，在一九九二年五月由千秋事业社出版，内容分为三辑，大略以社会现象与思想观念、政治与经济、及文化教育三大课题分类。发表时除了用“梅雨天”为笔名外，也用其他的笔名。

世平的《井蛙琐语》散文集，在一九九四年五月由艺青出版社出版，列为艺青文学丛书之三，内容分为四辑，第一辑《井蛙琐语》，第二辑《书影清谈》，第三辑《生

活随笔》，第四辑《以文会友》，共六十八篇作品。书前有翠园与岳衡的序，书后有作者的《后记》，同时还附录了有明的《读后感》。

宋子衡的《冷场》小说集，是由“蕉风月刊”出版。书后附录了张瑞星、游亚泉、温藏的评论文字，这是宋子衡的第二本小说集，他的第一本小说集名为《宋子衡短篇》，于一九七二年出版。

方昂的《檐滴》诗集在一九九三年十月由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出版，列为《九十年代马华文学丛书》之三十六，共收入八十四首诗。方昂的第一本书是散文集《一种塑像》，在1982年出版。接着出版诗集《夜莺》与时事诗集《鸟叔》。

梦平一口气寄了两本少儿文学丛书给我，一是署名丘岷的《小青树》中篇小说，二是署名梦平的《到山芭度假》短篇小说集，收入十四篇作品。梦平是南马多产作家，马仑、晋逊、芭桐，都是他的笔名，尤其在研究作家的生平事蹟方面，更有成绩。

李寿章的《生活之旅》诗集在一九九三年六月由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出版，列为《九十年代马华文学丛书》之二十二，内容分为两辑，一是《生活之旅》，二是《海外集》。书前有吴岸的序，书后附录《旧作集》。李寿章的笔名是难明，在这之前已出版三本诗集，即《胶林恋歌》（1962）、《哀伤的日里河》（1972）以及《永恒的生命》（1984）。

为了搬家事忙，我已有好几个月未曾写作，也久未给文友们寄简。忙乱了几个月后，如今总算暂时安定了下来。离开住了三十多年的香园，而今迁入了这个棕园。香园是吹山风的，棕园是迎海风的；香园坐西向东，棕园坐北朝南，你说那个好呢？

匆匆，祝好！

林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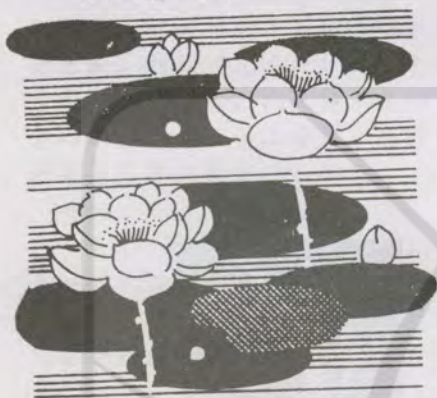
九四年十月下旬于棕园



◎先鸣

“父母的言行可影响儿女毕生的命运。”这是最有道理的名言。

父慈母严



人活在世上，必会与人群交往。在人群中，我们能活得快乐，活得有意义和有价值的话，就得持着正确的人生观。每个人的思想和人生观都不会相同，那是因为在儿时得到的家庭教育有差别的缘故，父母平日言行和教诲对儿女的一生有很大的影响。

我能无忧无虑地活着，安然洒脱地过日子是因为我有一个慈祥和蔼的父亲。他有崇高的爱心和豪放的性格。在精神上他永远有真正的安宁，那是因他从来不做亏心事；在心灵上，他旷达豪迈，那是因他的见闻广博，心胸宽大。我要学慈父的好榜样，望能修成安安然然，自自在在的“小神仙”。

我可以在暴风雨中挣扎成长，平安渡过惊涛骇浪的人生，锤炼成坚强不屈的意志，持着顽强的毅力来克服恶劣的环境，那是全靠母亲平日严厉管教，对我施予苛刻和过份的要求。童年时天天得遭受无理的毒打和辱骂。因为小时挨惯了折磨，尝尽了痛苦，之后在人生的道

路上，遭受到种种风雨波涛亦不觉奇异，反而很有耐性地设法排除万难。学了母亲刻苦奋斗的好榜样，令我对人对事从来不敢马虎，对任何大小事件，都会亲力亲为，认真设法处理。偶有重要事发生，定会镇定应付。故我能过着一个真正有原则，有意义的快乐人生！

父亲向来慷慨大方，他常从镇上买回一大包一大包孩子们喜欢的糖果和玩具，派送给左邻右舍的孩子们。嘻嘻哈哈、哗哗啦啦叫喊着的我们，吃完了好吃的，就吵嚷着父亲讲有趣的故事。每一回，只要父亲讲故事，大大小小的孩子们都绕着他而坐，人人都听得入神，不想吃饭，不想冲凉，更不想回家。犹记得他讲楚霸王的轰烈战蹟时，最令我佩服，父亲投入的讲述使大家陶醉，那活生生的项羽就像在我们的眼前一般。

有时父亲出门三几个月没有回家。我们这群小孩都像失落了很多东西，只要父亲一到家。大家都兴奋起来，蹦蹦跳跳得十分起劲。亚牛最喜欢骑在父亲的背上，江儿紧紧地拉着父亲的手，大夥们都围绕着父亲问长问短，父亲的怀里还搂着虹

儿呢！我们的天地马上有了生气，一次比一次热闹。亲友们戏笑父亲是圣诞老人，我说父亲比圣诞老人更可爱、可亲及可敬。

父亲人缘好，交游广。他和朋友上茶楼吃点心总会有我的份，小时我是男装打扮，故有个好听的男儿名字。我最爱看他们豪放地畅饮，一杯又一杯地喝个痛快，茶或酒同样是浓郁芳香。他们谈得起劲时，脸上呈现兴奋快乐，让我心灵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也让我从小不像别的女孩那般「斯文」或忸忸怩怩，毕生不会小气。

父亲常带我到他工作的锡矿场，他陪着我登上高高的金山沟，登高的滋味是满足，我自知並不软弱，可以在高处站稳脚步。凉快的轻风欢迎着我。温和的阳光，伴我谈笑，父亲说：“站得越高，看得越远，望得越多。”如今想来仍觉得哲理非常深奥。

我最喜欢握着父亲常用的大水笔，身处广阔的矿地，只要把水笔稍作摆动，高射出去的水力便发挥了巨大力量，坚硬的石壁，厚厚的泥层都让它射得震动、崩毁和倒

塌，每回，手握大水笔，总爱把玩多时，不愿离去。那水声震耳，水花四溅的情趣烙印于心坎数十年，至今仍然难忘。

父亲不时带我进深山，他告诉我很多药草的名字和用途。森林里美丽的花蝴蝶可多得令人入迷、令人陶醉。有山溪的地方更好玩，两脚浸在冰凉的清水里，有种很美的感觉，我老是追捕不到一只点水蜻蜓，水里的小鱼和小虾更灵巧，捉不到它们，只好坐在石头上，仔细地欣赏它们在水中游乐的美姿。

父亲为了探索山猪出入的途径，便在适当的地方挖掘深深的陷阱，捕捉顽强的山猪。

父亲进深山，不会空手归。他常採回很多药草、老虎乳和蜂蜜。老虎乳可医久咳症，是不易多得的名药。父亲最重视那老野藤，他懂得把老野藤加工製造出很多耐用而又标緻的拐杖，那是市上买不到的特别製品。他多数把做好的拐杖赠送亲友。如今家中仍留着他製的野藤拐杖呢。

母亲将近八十岁，身体还很健朗凡事她都要亲力亲为，生性极爱

整洁。她一向耿直，不爱奉承别人。数十年来很少有人敢当面冒犯或开罪她，大家对她只有敬畏，大概是因她长相比较威严吧。

母亲坚毅得像个女强人，日本时代，她常单独爬山越岭到森林中去砍伐木柴，曾惊险地从虎穴里逃生——幸亏那头被母亲惊醒的睡虎，受惊吓而慌张逃去。她亦曾大胆地砍死大毒蛇。一次大雷雨过后，她毫不畏惧的挑着重重的木柴要渡过深深的河流，那时山洪暴发，幸而遇上好心的沙盖叔叔，助她一把，才能登岸，否则必定赔上老命矣！

晚上母亲到处走动向朋友推销各种日常用品和首饰以赚取佣金。在芭场，母亲可锄可耕，挑担负荷，健步如飞。学手艺时，她精明聪慧，眼快手灵。每一样手工艺品，经她亲手做成，必是上乘货色，灵巧精緻，人见人爱。她对烹饪最讲究，也有心得，能烹煮各种美味可口饭菜。她目不识丁，否则会比其他的女强人更加强劲！

母亲在学校工作的那段日子，每晚只睡三、四个钟头，身兼数职的她，除了打扫校舍，又得包老师

们的伙食和为人洗熨衣服，晚上还得替人车衣到深夜。她常说：“要钱就得趁年轻！”母亲真个是与时间赛跑，分秒都在争取。她常告诫我说：“人要学好一种本领，並求精通。”她平生省吃省用，视钱财如命根，常埋怨父亲把钱花得太过豪爽。她常骄傲地说：“身上存着钱，老了不会饿死街头！”

我从母亲那儿学会立志坚强，不畏大风浪。儿时被母亲天天折磨毒打，身上嫩肉青瘀红肿，时时被罚跪榴槿壳至深夜，天天以泪水伴饭下肚。最后是不再哭泣啦，连想自杀的念头也消散了。我不会仇视痛恨母亲，因我很早就懂得人情世故，当我在社会上工作后，更能大澈大悟，自觉自强不息的我必定是“棒下出肖女”。母亲能令我堂堂正正的做人，那是她日夜捶打成的硬铁，我像风雨吹打不倒的胜利者。她是不曾受过教育的旧式妇女，生性暴躁，横蛮自负，我是读书明理的女儿，一切都得原谅母亲，不能老是抱怨，这样自己会活得比较快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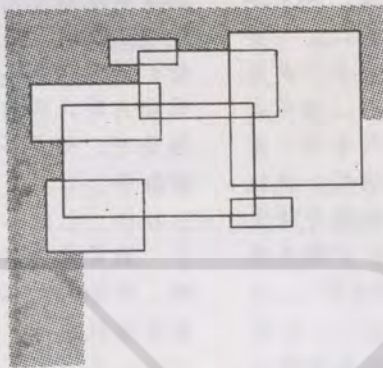
我的勇气、胆识、毅力和坚强，都是母亲锤炼成的。数十年来，经

历多少辛酸悲苦穷困的日子，我都能安然度过。犹记两个小儿幼年夭折，及外子从高处跌下受伤失去工作能力时，那段悲苦岁月，我都坚强面对，越是多灾多难，就更加坚苦奋斗。

我能承受父母的优点是最幸福的。他们的爱心和教诲是永恒的，更应世代相传，以做榜样。



刹那 光华



清晨的小型工业区，是那么地宁静。一路行来，树木翠绿，人行道旁草色青青。太阳尚未升起，阴霾的天气，凉快无比。

她提着两个小塑胶袋的饮料，从小食店走出来，透明的胶袋中，盛着的是一袋果汁一袋咖啡。

她轻举脚步，越过狭窄的马路。漆黑的粗跟皮鞋晃出发亮的光彩，一件长袖白色上衣，配衬一条柔软宽脚海军蓝的长裤。她越走越靠近了，看清楚了，她脸上并没有化妆，是一个朴素又平凡的少女；这

样的妆束，看来是一位工厂里的文员，不是女工。

当她走近一个印籍扫马路的老清洁工人面前时，脸上却漾起一副温馨美好的笑容，然后将手中的一袋咖啡，递给那个老清洁工人。他们彼此点头微笑，双方并无片言只语，一切尽在不言中。

我在凤凰木树下，凤凰花开得多灿烂。目送那少女的背影渐渐远去，骤然之间觉得她步伐轻盈、身材高挑又婀娜，我的心情也在刹那之间晶莹美丽起来。

直心



直心不仅是一种修养，还应该
是彻见本性的流露。

我了解直心的境界，也了解修行的历程中，直是如何的重要，然而我却发觉到，我必须经常提醒自己这个重要性，我才能在生活中去观照自己是否以直心处世，以直心待人。

当然我安慰的，我虽然未曾达到直心的究竟境界，也未达到时时皆不需提醒就可以直心对待一切，我却可以告诉自己要以直心来过生活。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充满了掩饰、覆盖、隐蔽乃至耍心机、玩手段的世界，许多人为了生存，为了利益，为了欲望，都在假面具下生活。从内心的修养而言，这是非常有苦恼的。但短暂的利益还是可以掩盖 苦恼，感官的刺激还是可以满足某些欲望而平衡内心的冲突，可是却仍然得面对内在最深层的我。

在禅宗的开悟中，是要见到真我。其实佛门的修证是无我的，禅为什么还要见到真我呢？

禅是依佛门而修的其证必然也依佛门而明，故禅宗的开悟，也是证得无我涅槃的境界。但禅宗因以现实世间为生活的道场，故必须现实中流露他的修证。而当禅者开悟了，他可身心、内外、有情无情等相对境界全然统一，故再无有矛盾、相对的状况存在。此时他流露的就是他觉悟的一切，因此他显现的就是他最真的本来面目，称为真我。而其实，这就是直心的流露，心里的一切开悟，毫无掩饰的表露于言行之中。

中国字真妙，真心即是真，也即是德的古字。古人已经彻底的印证直心就是德了，而我们在修行时，若不能直心流露、直心相见，又如何开显真我呢？



语录

无情的人
绝对做不了作家
感情来自他们对时代与生活的
理解和认识
来自对人民的热爱

——荒煤



雨后的 大地

雨霁天晴，空气清新，绿草显得更绿，红花开得更红。层层凉意包裹着身躯，令人感到格外清朗。任何烦恼，让它乘风而逝吧！

青翠的草地，毫无保留地把喜盈盈的绿意奉献给我干涩的双眼；蓝蓝的天，毫不吝啬地洒一把希望在我久闭的心扉。头顶一片蓝，脚踏一丛绿，我仿佛走进了图画里。

软软的草柔柔地亲吻我的脚底，这种美丽的感觉流窜到脑里、心里、血液里，当真舒畅无比。小草呀小草，我想俯身对你说我爱你！

鸟儿欢快地歌唱、轻盈地飞翔，仿佛害怕错过了这美好时光。看它们自由自在、无忧无虑、时而驻足觅食，时而展翅高飞；看它们喁喁细语、呼朋引伴，说着我听不懂，却乐于聆听的话语，我想说我忘了世界的存在。

手指一弹，叶上水珠跳到面颊上来。很喜欢那股沁人心脾的凉意。它让我有远离尘嚣之感。再用力拍动树枝，一树水珠降伞般地跳将下来，洒落一身的清凉，比花洒浴更浪漫。

在草地上跳着、跑着、歌唱着，把世间纷扰摒弃在不知名的角落里，留待那些情愿与它牵扯不清的人去品尝。歌声随风飘扬，串串欢愉的音符汇入了泥土中、钻入了云层里。这算是我对大地的回报。

“只要内心里充满了音乐，不怕生命里没有歌声。”很喜欢这句话。

微风乘兴追逐，把花木吹得沙沙作响。天际云层，因风变幻着各种各样的图案。我宛如见到了一群可爱的绵羊，在牧童的驱赶下，徐徐地前进。风一刮，这画面改变了。我仿佛见到妈妈的脸，慈祥地对我微笑。须臾，天边出现了一座童话中的城堡，跨在七彩的天虹上。

落英缤纷，洒满小径。没有黛玉葬花的惆怅，这太伤感了。“化着春泥犹护花”不也很有意义吗？况且，她也曾美丽过、璀璨过，如今该是洗净铅华，回归自然的时候了。

天色告诉我该回去了。大地，明朝我将再来看一看你生气蓬勃的脸庞！





墨尔本仲春夏令时间拨快一小时，晚饭后，天依然光亮，时间仿佛骤然充裕了。到户外散步的欲望竟压抑不住，轻启木门，唯恐音波会惊走前园花叶上停驻的彩蝶。围墙边六七棵玫瑰，竞相以鲜艳的颜色舒展笑容，吮蜜的蝴蝶浑忘天地，蹁跹地把美姿描成图画。

街静寂无人，像梦魇中西贡政变时戒严的城市，只少了持枪埋伏的士兵。晚风拂面，阵阵幽香皆是众花随意吐纳，我深深呼吸，贪婪地用鼻子饮吸空气中的甘露，居然有微醺的乐趣。

图书馆的灯亮丽，依稀有几个文字俘虏埋首於幽灵沟通。横过马路，日本式凉亭孤独立於那片绿油油的草地上，小小公园后是百年前的墓园，石碑的姓名只是一堆无意义的字母，坟前再无鲜花，他们的子孙早已星散；生命的终结看来和那阵揉杂幽香的清风一样，过去了就再不回头，活着的人却永远执著於名和利，彷彿如此的执著生命才可以天长地久。

走着想着，幽径通到邮政局，门已闭，邮箱却张着口，老想吞吃

传寄至各地的函件。对面是小镇中心，转左横越草坡，两间相对的租录影带公司灯光辉煌，现代人多甘心把光阴浪掷给那盈溢色情暴力光怪奇情的荧光幕，眼睛已无暇去观望自然的世界。

青少年中心大门深锁，他们乖乖地在电视机前坐禅。埃及教堂在暮色里没有颂经声，穿黑袍的僧侣握着串大唸珠，迎面和我互道晚安；金字塔古文明的子民和万里长城屹立之地的后裔，均沦落在南极星旗下的乐土，我们的微笑里掺着些无奈；他继续唸经，我的步伐向前。

无花果树的大叶片从围墙内伸出，人行道上那排枫树枝桠参差，一堆堆青绿如浪般涌现。鸟声在绿浪里化为清泉，流进耳膜，又仿如雨滴，由慢而急，成串的落下来淋湿了我一身。忍不住驻足，细细聆听，那些清脆的鸣奏，互相回应，一声慢一声快，左边停下右边就开腔。忽然，几十张看不见的小嘴齐齐引吭，百鸟归巢的大合唱使我如置身仙境，西方晚霞在这片天籁里浮升。

迎面遥远天际那块大画布，梵谷名画「星辉灿烂」高高张挂，光芒幻化。世间有那一家博物馆能够收藏呢？深红到淡蓝再变成墨绿浅灰，刹那间，先前的名画隐没了，夜挂起黑布，天地的博物馆关闭，身旁仍有几声凄凉的鸟鸣，惊慌地寻觅着失落的伴侣。

回到家门，蝶影花姿已难认，窝里透出灯光，一阵温热自心底升起，终把突击的夜来香弃之庭外。



◎ 依诗

一盘快乐



第二学年开课了，我迁入十七区。房东是个夜市摆卖水果的小贩，因此，屋外不是蜜瓜就西瓜，不是蕃石榴便是杨桃，朋友还挺羡慕我，住进水果之家。只可惜，那只不过是“画饼充饥”的假像而已。

我和汉圆租楼上中间房，窗口对着屋内。所以，只听屋里声，不见楼外景。再加上炎热的天气，一股热流在风扇转动下，转为懒洋洋的“夏天”。想想，还真眷恋讲堂内凉凉的“冬天”呢！

另外两间房也是马大生，彼此其实也不相识，开门若碰个正面便打个哈哈，嘘寒问暖两句便熟悉，然而大家还是安份守己的做个好邻居，没事大家都关在房里，守着自己的一片小小天地。

走在十七区小路上，头上是片蔚蓝的天空，飘着数朵白云，变幻莫测，就像盛满游子的风雨情怀，脚下则是黄花落叶的归宿，无声无息，仿佛无欲无求，只求一个安定。

偶尔，站在电话亭内，按了七

个号码，脑海中便自然闪出熟悉的面孔，陆陆续续，犹如他们马上便会和我见面，莫名其妙的便开心起来。七个号码的另一端，缓缓的把快乐寄过来，而在我盛了满满的快乐放下听筒转身之际，摄入眼帘的，竟是一张张来领取快乐的小脸。

傍晚时分，路上闹哄哄的，尤其是附近的小食店，那热气腾腾滚着烟的菜肴，令人有返家的感觉，碗碟碰触声混和着谈话嬉笑声，带着平凡又亲切的喧嚣。大家都推开熟悉的门出来，云集在这儿，把生活气息带出来，可是当人群散去时，生活也跟着锁住了。把钥匙套上，窗外便是垂手可掬的天籁，窗内则是雕塑的雕像。

马大的活动多数搬到十七区来筹办。这边厢开会，那边厢筹备；这儿包扎花，那儿派花的，忙个不亦乐乎。尤其是“佛友之家”屋内是闹哄哄的人群，屋外是排排站的电单车，看到这种情形，令人觉得，搞活动是件大事，会让人惊喜，也让人羡慕。

而我也不落人后的，来到朋友

住的学生屋，为中文系包花。一朵朵艳丽的玫瑰，娇羞羞的欲开未开，捧着小小心愿向上昂。有关怀、有爱情、有友谊。我把透明花纸摆上，一一将它们包起来，在花纸的拥抱下，花儿显得更娇贵，仿佛温室中的小公主，遇见了她的白马王子，正伸着手，要我把她送出去。

在这小区里，我们将快乐——送出去，快乐溢满宁静的天地，连那铺在地上的草，也沾满了快乐，弯弯腰，轻轻笑。

万家灯火的时刻，寒流窜亮了小巷，也许我开始在乎十七区，十七区也开始在乎我。我正等待着，它向我抛出一个又一个意外的惊喜，在红日初升，在夕阳西沉，然后凝聚一点点梦想，酿出浓浓回忆。



情愫



他将那一扇门重重的掩上，好像要将自己和她就此截断。

然后，他头也不回的离开，走出了她的视线，走出了她的世界。

她静静的伫立着，目送他清瘦的背影，消失在淡淡的暮色中。

他将电话轻轻的拨弄，那熟悉的六个号码，早已烙印在他心坎里。接着，他屏住呼吸，等待。

电话那头传来她轻柔的声音：哈啰，哈啰……

他的心微微颤抖，匆匆盖上电话，长叹。

电话那头的她，仍怔怔的握住电话，心乱如麻。是不是他？会不会是他？为什么他不说话？

他用工作麻醉自己，让自己忙得忘记了晨昏，忘记了想她。

但她羞怯的面容啊，总在午夜梦回时隐隐浮现。心痛依旧，披衣坐起，黯然泪下。

他心中的她好寡情，好冷漠。
一次又一次的把感情当作是儿戏，
一次又一次的把真心糟塌蹂躏。

他只想忘记。

她在闹市为他选购了一张最漂亮的贺年卡。灯光下她看了又看，想了又想。

她将贺卡收藏，迟迟没有寄上；
她总认为女子不该太主动，所以，
她等待。等待有朝一日，邮差会带给她一封信，一封信未有他署名的信。

她要将心中最美最好的一份爱留给他！

她的挚情，她的执着，他永远
不会知道。

一个传闻传入她耳里。

他和一位笑起来很漂亮的女同事
出入成双，结伴同游太平湖。

仿如晴天吡叻！

她泪流了几天，不肯相信。他

只是为了气我。一定是，一定是。
该不该告诉他我在乎他？可是，要
如何说啊？

他挽着兰兰的手，在风光明媚的太平山走。兰兰善解人意，温柔多情。不像她。唉，她到底在想什么？她知不知道我心中只有她啊？

好友也在大街上，看到他和一个长头发的女孩子一齐吃红豆冰。
她无言。提起妈妈为她收拾的行李，往西方的天空单飞。

她走了，带着好痛的心走了。

不久，他也走了，奔向北方那一片秋意正浓的天空。男儿志在四方，他不愿为情蹉跎。

留下空空的小城，在斜斜的山雨中啜嚅。

世间有一种爱只是擦肩而过，
匆匆一瞥，捉不住，就从此错过。

◎婉冰（澳洲）



灵梦

阵阵急速的敲门声，把我惊醒，窗外正吼着狂风，已是夜深时刻，该不会有访客吧？心里踌躇，猜不透谁人冒雨造访，从玻璃窗向外张望，竟是外婆满佈岁月痕迹的慈颜。

我忙开门，把老人家扶进客厅，只见外婆全身湿透，且冷颤发抖，我不及请问缘由，便赶忙替她将乾衣服换上，並以毛巾擦抹她那稀疏的发丝。

外婆哭着说，她房子有个破洞，又逢绵大雨，雨后污水积存未退，双足因浸得太久而腐烂；屋内无法栖身，只得躲在别人屋檐下徘徊暂避。惊闻如此凄凉苦况，我忍不住痛哭，边拭泪边取出药箱为外婆处理伤口，当鞋子脱下时，一双脚背早已损烂，我悲恸难抑，紧紧拥抱外婆失声大哭。

「喂！喂！快醒醒呀！别哭嘛！孩子快被吵醒……」外子被我哭声吵醒，他轻拍着我，抚慰着。

举目巡视四周，自己是安睡在床，窗外月色正浓，那有暴风雨呢？床头小枱上电钟正显眼地闪着三点十五分。

「对不起！刚才发了一场梦，却把你吵醒，我没事了。」不好意思地把被子拉好，假装入睡，但脑海里却反反覆覆思索着，何故梦境如此清晰。

第二天清早，匆匆赶回娘家，把昨宵梦境向母亲诉说，都感到好奇怪，心里加添愁绪，令人不安。

屈指细算，外婆已弃世七年多了，我自小寄居外婆家因母亲是唯一女儿，我这长外孙更备受宠爱，婚后诞生头三位孩子，外婆仍健在，她老人家每天必坐三轮车来我家，亲自为曾外孙洗澡，她还亲自为曾外孙缝製衣服，皆以棉布为主，旁人都羡慕我好福气。

梦后第二天下午，约了妹妹一同陪伴母亲到堤岸外郊平泰坟场，拜祭外婆，四围静寂无人。偶而数声鸦啼，把我们吓了一跳，外婆的坟墓几经寻觅，终于找到了。原来坚立的石碑，竟被推倒，泥地上出一大缺口，正好见到埋在土下棺木的前一段，且有积水浸在棺旁，至此我们才领会到梦境的启示，难怪如此真切和清晰。

立刻请来管理人，要求把积水放出，重新竖立石碑並买了红漆把名字籍贯重新填上，另付钱催人把坟前乱草修理剪齐，才奉果品拜

祭，燃香、烧冥纸，祈祷外婆魂魄安息。



◎有明



又
是
一
个
难
忘
的
电
话

敬爱的中天恩师：

在此先向您问候请安。今天我去怡保市，路途上见一男仕侧影，惊觉老师怎会出现？走前看个清楚，竟不是老师的尊容。那男仕身材和行路的姿态实在太像您老人家。

慧晶第一年进马大念中文系时，您特别关心着我，摇来一个最令我难忘的电话：“有明，我知道妳好苦，慧洁和慧晶都在马大念书，实在是不易应付。”

“老师，请您放心，暂时我还有办法。”

“您为什么不说实话？以妳那BI教师薪水，怎能过关！快说！妳需要多少？明天我去银行拿给妳。”

“不用啦！教师合作社那儿可以贷款。”

“快说一个数目，不用客气！”

老师，您在电话里说了接近半个小时，我不敢接受您的援助，而

你却苦苦相劝。

怎么办？我这受宠若惊的丑八怪，真的要借用您老人家的钱吗？我要是不说一个数目，您则不会把电话挂上。在无奈何之下，我只好说暂借一千元，您还是认为我不够用，硬要把两千元借给我，并嘱咐日后需要用钱时尽管告诉您老人家。

当慧洁毕业出来工作时，我即将所借的钱归还，您却认为不用急急还钱，因为慧晶还没有毕业。我内心除了默默地感激您的关怀还能说什么呢？

老师，您还记得吗？当年我不够钱搭建兵如港的屋子时，您从吉隆坡把钱汇寄过来，暂借予我，并吩咐我要为儿女布置一间书房，让他们能在好的环境下专心读书。平日更应多关心孩子们的家庭温暖和教育问题。我听从您老人家的指示经已做足了七十巴仙的功力，在管教儿女方面，您亦常赞美我并说过不少的勉励的话，使我在风雨困境中站得稳，在惊骇波涛中苦苦挣扎过。

您在积莪营当校长时，是健康最差的时候，本来瘦削的身材，加上时常要看医生，令景如师母日夜忧悒。

只要有闲情，我会想起您督促孩子做功课时的严肃，教导我时反而温和得多。我明白您用心良苦，因为您一向注重家庭教育，您认为儿女要从小就让他们养成向上自爱的好习惯。若是平日没有好好管教，孩子大了，想纠正他的坏习惯，已经很不容易。

我还记得您和新儿下棋作乐时的情景，父子共同比棋艺，如今新时代的家庭，还会有多少位父子同下象棋，共享天伦之乐呢？

闲暇时我最喜欢看您挥写墨宝和绘画，您的画最传神，灵气十足，令我缅怀。电影明星王丹凤让您画得多生动，多迷人。我记得您说过，不要让自己太多闲暇干无聊的事，做人应要天天勤奋，则不会胡思乱想，多做有意义的事，则会扫除杂念和烦恼。一个人思想不健康，那是最大的失败。

我念小学六年级时，是您教我

们算术，您的教学方法很有条理，讲课时非常认真，讲解清楚，使学生容易明白。天资差劲的我，那时也能掌握鸡兔同笼和竿影长短的问题。我还记得您高兴地告诉我妈，小学政府会考，我的算术分数全校最高，考得八十六分。最主要是您的教学法好，而做学生的我又能专心听课。

您常说，我的儿女都是您的孙儿，一定要他们称呼您为“公公”，只要一声“公公”，您会快乐得好满足。良儿只要在您身边，您一定很用心地教他读书识字，並讲有意义的童话故事开导他。

您在1992年7月22日读了南洋商报“吡叻文艺”版上我写的《点滴随谈》，即马上打了个电话给我：

“有明，妳一定要珍惜自己，多多保重，马上去找个专科医生检查身体。”

（那天刊出的是一封书信，我说不能久坐，久坐后双腿麻痛，心胸闷塞，呼吸困难吧了。）

“千万不可大意，别把生命当儿戏！”

“有病浅中医，莫等病重时，后悔来不及了！”

“务必要把病源查出，……”

老师，您记得吗？在电话中您给了我不少的督促和安慰。一串串的关怀，一句句的忠告，虽是两年多了，我仍会时时想起，只要想起这难忘的电话，我的心则痛得好厉害，失眠的毛病又来了。

当时您在电话中不时在咳嗽，最后咳得很厉害。我那时多么担心，您对我说只是一点小感冒，不用挂虑。我却那么粗心大意，后悔没有即刻前去探望您。

当我在大和园买了菜，即特地走到近打音乐学院去叮嘱平平带爸爸去看医生。因为我怕平平工作忙，很难分身，又怕她不知您患了感冒，平平说您不喜欢看医生，您老是认为只是小毛病，过几天一定会没事的。

老师，您只会关心我，自己却

为什么不注重把病医？从您打电话给我到你离开人世，只有短短的九天，这九天里为何有这么惨痛的大遽变？

平平在85年11月1日上午摇来的电话，是景如师离开人间的死讯。92年8月1日早上接获平平给我的电话：那是您老人家在凌晨三时已离开我们了，不忍听，好难接受的坏消息！

景如师生病，我却有机会去探望她，没想到您入院施手术，我却完全不知。想要求恕罪已经太迟了。

如今您和景如师都能相聚在一起吗？要是死后果真还有机会恩恩爱爱地团聚，倒会令我为你们高兴。

过去我有心事，我有烦恼，总喜欢向您和景如老师倾诉。如今你们虽不在人世间，而我还是很想和你们畅谈内心想说的话。我倒希望梦里能相会，把积存着的闷气，完全吐露出来，所以才会写这么一封信给您。

祝您和景如老师在天国里更快
乐！

学生

有明谨上
94年10月29日



◎ 钦鸿

(中国)

陈凯希印象略记



感谢凯希和海鸥公司的拳拳盛情，在我们奔赴各州巡回演讲的前夕设宴款待。更令人兴奋的是，席上我们见到了慕名已久的马来桂冠诗人奥士曼·阿旺先生。这是我们这次访马的重要收获之一。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民族的国家，华族和马来族人民是唇齿相依、命运相共的亲兄弟。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民族之间的亲密团结乃是国家兴旺、人民幸福的前提。在华巫两族的了解和团结不尽理想的今天，多么需要沟通与交流，而奥士曼·阿旺正做着这样的工作。这位曾经获得马来西亚国家文学奖、在文学创作上有很高造诣和地位的马来作家，对华巫团结、华巫文化交流，也抱有极高的热忱、因而受到马华作家普遍的尊敬和热爱。在凯希宴请中马两国华文作家的餐桌上，有这样一位正直、热情的马来作家出席，无疑是十分有意义的。

当凯希把我们三位中国作家介绍给奥士曼·阿旺时，他显得非常高兴，说自己曾到过中国，最近还准备以马中友协会长的身份应邀访华。接着，他频频发问，询及有关中国和中国文学的许多问题。坐在他左侧的凯希担任了我们的翻译，真想不到凯希的马来语这么精通，不但反应甚为敏捷，讲得也十分流利，他那从容的神态，动听的语调，使在座的人莫不颌首称

赞。

听邻座友人的介绍，我才知道凯希与奥士曼·阿旺有着不平凡的交往。他们谊交于患难之际，多年来一直心息相通，情同手足。凯希曾为奥士曼·阿旺主办过“祝福大地之夜”的盛大活动，对他的文学创作给予了有力的匡助。奥士曼·阿旺对凯希的事业也一向竭诚关心，更由于凯希的缘故，还加深了对马华文学的理解、同情和支持。他多次为马华文学大声呐喊，呼吁马华文学应当被纳入马来西亚国家文学之内，应当受到国家更多的关怀。他也为马华文学与马来文学的沟通，作了许多努力。1988年11月，马华作协举办表扬韦肇、方北方、原上草三位老作家的“源头活水文学之夜”活动时，他特地赶来参加马华作协的这一盛会，使到会的马华作家无不为之深受感动。

我想，凯希与奥士曼·阿旺的友谊，已经不仅是他们个人的事情，也有其社会的意义。记得在“源头活水文学之夜”的演讲中，奥士曼·阿旺讲过：“作为马来西亚人，大家应不分彼此，照顾共同的权利和命运，以期创造一个平等的社会。”这也是凯希的内心愿望。实际上，他们之间的友情已经

成为华巫两族人民团结的典范。作为一个中国作家，我对此极表欣赏和赞佩，衷心希望马来西亚多出现几位凯希先生和奥士曼·阿旺先生，以促进马华文学和马来文学的完美融合、马来西亚各民族的圆满团结的局面早日到来。



◎一下

笔说



流过多少个朝代的血汗
和泪水，我的祖先
才把历史
铸成一面
与日共存明月同在的明镜
鉴照
你今日的风光

今日风光的你
又将以什么样的风采
借我
反照
给子孙后代

夸父逐日

◎狄狄（中国）



所有阴暗的日子在你掌中熄灭
缤纷如霞的色块穿透泥沼
结满厚苔
灌出一林新绿
你长歌激昂
弹落雨季从黄昏入晨，进入主题
金灿灿的盛夏决堤而下
透彻你的辉煌音乐庄重奏响
从上界，与你重合
沉甸甸地投入涟漪

穿透一片蒙尘词令
你认定终端
直视断层
铜光注入心房，使血喷化
由噙满痛楚的干裂心境产生知觉
和动机

澎湃鼓刺透雾幔

你沾泥的蹄坦露光芒
刷新天宇
与夜同归的人于田垌中崛起
驶离象牙之塔
驶离服饰的表象上升到质
于隔夜行人之先排成铁壁
而重谣中涌出的灿烂未来
纷纷坠入松针

你剖开剧痛
体内交流着煤块的热力和太阳的热力
从水草中拔出，鸟鸣凝成号角
在稻香和炉火盛旺的季节中
采撷一泓璀璨笑容
珍藏在
瞬间澄净的故事里



◎宋飞龙

童话两首——

(一) 两岸与小河

爸爸妈妈带我到河边散步
爸爸说：
看，两岸的景色多美！
妈妈说：
听，小河在欢乐地唱歌

我望望爸爸
看见他脸上闪耀慈祥的光采
我望望妈妈
看见她眼中闪出爱与光

爸爸 妈妈
你们是我生命中美丽的两岸
我是那条幸福地歌唱的小河



(二) 奶奶的往事

奶奶总爱叹息：
往事啊，如云烟……

太阳快落山的傍晚
母亲在灶上煮饭
弥漫了一屋子烟雾
奶奶静静坐在阴暗一角
看着烟雾升起、飘散……
奶奶
你是不是在看着往事？



对于生活，从不会刻意地苛求些什么。

每一个人都有一条属于自己的康庄大道，当你走到某一段路程时，你将自然的会得到一些你未曾拥有过的东西；也将会失去一些你所喜爱的东西。不管你是否愿不愿意，那始终是你我都预料不及亦阻止不了的。故又何必给自己太多特意的安排呢？！

生活永远是自己的。

平平淡淡也好，多姿多彩也罢，乃需要自己亲身品尝。有人说生命多少是一场走钢索，别人替你不得，别人扶你不得，只能要求自己走得漂亮稳当。

人生莫过于是一出戏。在人生的舞台上，每个人都扮演著不同的角色，不管是主角抑配角，戏份都一样重要。成功与否并不在于角色首次，而是在于你本身能否好好地发挥自己的角色。

有些人从从容容，挥洒自如；有些人忧天怨地，自甘堕落；也有些人里外不一，虚情假义，总之，

◎傲竹

生活札记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戏正上演，与其站著彷徨迷惑，倒不如勇敢真诚地投入演活自己。

在这个生活节奏快速的时代里，不要太在意别人对你有多少层次的了解，更不好企图要求别人应如何地了解你。倘若你真的要执著这一点，得该先问一问你了解别人有多少。人们的步伐不断加速追逐时代与潮流，有谁仍有多余的时间、精神与心情，和你做个将心比心呢？！

要知道有种悲伤只能让自己一个人承担，有些泪只能流给镜中的自己，某些心情连我们自己本身都不懂。如此般执著，何必？

总是在感情的路上摔倒后，才切实地体会出人与人之间的复杂与难解。人类的感情竟脆弱得像玻璃般的易碎，只要稍微处理得不够妥当，管它什么天长地久的友情、天荒地老的爱情，甚至天经地义的亲情，一律难逃凋枯的命运。

不是感叹人们用情不够深，更不是埋怨尘世间真情难觅，只是能在困难中真情流露，经过冬眠后依

然蓬勃茂盛的挚情，实在少之又少。

感情总是这么的一回事，流逝了就如蒸气般消失於空气中，不留倩影。再说回头的也未必依旧是原来的那番面貌。





◎风清扬

迷失的年代



「喂，你知道吗？那个曾经与咱们小学六年级同班的王小明，昨晚在其家里投环自缢，据说是因为考试落第，不堪打击而出此下策，他老妈子哭到呼天抢地，场面真令人心酸。」

想起日前小刚向我透露的噩讯，心中泛起层层迷惑不解的思绪，我在想，王小明的死，究竟是他自己的无知？还是我国教育制度有问题？

上了十几年的学校，也在十几年内闯过无数大大小小的考试，填

鸭式的教学法是死记熟背，强调「学业第一、考试至上」。考取标青的成绩，固然可贺可喜，师生父母翘起拇指，连声赞好；街坊婆婶百般谄媚，使你洋洋得意，自以为「天下无敌」。反观，若捧回「满表红」的成绩册，管你是否全力以赴，仍然饱受千夫所指，头也抬不起来，再好也不过送上几句同情的安慰话。

谁说年少不识愁滋味？又是谁人在控诉少年无病呻吟？人人都有理想，所以必须承担路途中遇上的种种障碍及挫折，压力便会困扰每

个人的心灵，忧愁也因此产生了。

我开始怀疑求学的主旨与价值观。求学显然不为学问，而是求文凭，爬得愈高，将来可以捞获的臭铜也愈多，有钱便能够解决物质生活的奢求，日子会好过得多。快乐的定义是什么？难道这是真正的快乐吗？

功利主义的现实世界很无情，没有多少人的梦想会实现。「理想须要理智与实际，更要找到大笔钱。」祖父生前时常这般说。

只是，凡事莫强求，每个人拥有本身的一定力量，非超人；凡夫俗子不能超越自身的智慧。老师恨不得要学生个个拿八、九个A；望子女成龙成凤的父母，年年期待儿女考第一，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邻家的阿牛，两次投考大学俱告失败，变成痴痴呆呆，毁灭一生。

「衰女，又考不到第一，竟然还下跌六名，今晚不许吃饭，非打扁妳不可！」隔壁的林太又在对她

的小女儿判处「极刑」。考试得第一名，真的那么重要吗？我不明白。

也许有一天，还是要向现实屈服，没有被考试威迫及摧残，或许永远也找不到出口。人生的路崎岖不平，岂可被一场风雨就给击倒而不起呢？

王小明的逝世，让我领悟生命的可贵，我为他的死而感到惋惜。



奇异的梦



平常繁忙的路今天怎么除了我之外，再也没有生灵？路愈来愈窄，愈来愈暗，增添了我的害怕。平时都不曾有这种感觉，今天怎会如此？这问号绕着我脑海，我加快了脚步走向归途。刚从图书馆看完《五风楼》的我赶着回家去。

走着，脑里也想着《五风楼》的故事情节，故事中经纶满腹，忠心报国却愚忠至死的韩信及深明大义的萧慧英令我佩服。想着想着……已到达家门口了，咦？怎么家里没有人，而家中的所有摆设也不见了，我从家前走到家后，依然没有人。呜……呜……那是什么声音？我赶紧跑到那声音的来处看去，只见一列火车，从前火车是不能经过的，今天不但有火车经过，而且还是一列生平未曾见过的怪样火车。突然，那列火车停了下来，我才清楚地看到那火车“身上”写着大大的四个字“时光列车”，而每个火车门都写着唐朝、宋朝、明朝、晋朝、秦朝、汉朝等，于是充满好奇心的我为了“欣赏”真的《五风楼》故事情节，毫不思索地走进汉朝的门。一会儿，我感到呼呼风声吹过，就像被运送般，但在车箱内怎会有风呢？

看看手錶，吓！怎么停止了。又过了一会儿，门打开了，我只见到那些穿着如古装戏里的古代人物，我往自己身上望去，A？我何时给换上侍

女的穿着，还是去逛逛吧！忽然，我见到一间宏伟的建筑物，建筑物上面写着王府，吓！那不就是韩信的王府吗？我走到王府的后园，碰巧那儿的偏门没上锁，于是我推开走入里面，只见那儿有一间小房，从房外的小洞见到韩信与一位谋士蒯通正在下棋，他总是唉声叹息，只听到蒯通屡劝韩信反叛，但他不肯，这时来了一位与韩信一起弃楚投汉梁王彭越的亲信说道、汉王亲征、彭越被射死了。这时韩信才答应约涵谷关的英布侯爷，一起谋反。可恨韩府恶仆许瓜，竟把书信交予韩信的结拜兄长当朝丞相萧何，萧何卖友求荣，往见吕太后。

韩信不知事败，因仍有效忠汉室之心，被骗至五风楼上，惨死屠死之下。吕太后心毒如蛇蝎，命萧何押韩家亲属至其相府，准备夜半三更，将他们活活烧死。幸萧何之女慧英将他们放走，才得以生存。

从我刚下车到王府、相府，哗！多么的富丽堂皇啊！韩家亲属逃生后，萧何大怒，见到我这个侍女，就把我当出气筒，竟命家将将我斩首。我只好大声呼道：“爹娘，救命！救命！”

突然，我怎么给人泼冷水呢？原来母亲见我大呼小叫的，又唤不

醒，只好如此这般了。从梦中惊醒的我这才摸摸头，哈！幸亏还有在。





◎李艳兰

霹雳仕林河国中

苦赚 血汗钱



在老师的鼓励下，我在预备班那年就开始投稿；且也因贪「小利」——稿费的缘故。从此，不论稿件被刊登或投篮了，我依然勤于投稿，不曾停止或放弃过。

我写稿时，喜欢自己去挖掘一些新题材作为下笔的内容，而不是白费心机等着灵感出现。这样，不但能加强自己的构思能力，也能加强文风的清新及新鲜感。

至于被「投篮」这表示我的文笔不够流畅，水准不高。我不曾因此而灰心，因为失败的背后隐藏着

成功的光芒；一次的失败后，我可以尝试第二次，第三次。作品被刊登时，除了能享受那「苦尽甘来」的甜蜜滋味，这也是一支强心针、鞭策自己积极向上，跨前一步的兴奋剂。投稿就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一旦有了小成就便懈怠下来，最终，还是失败的。

最振奋，高兴的一刻莫过于收到稿费单，飘飘然的，这是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血汗钱」，怎不骄傲呢？自然，这个月的零用钱又多了一点，一举数得，何乐而不「投稿」呢？

文 学 简 史



蓦然回首 话当年



今晚夜色朦胧，大地漆黑一片，寒意阵阵袭来，怕冷的我，已身穿长袖睡衣，辗转反侧在地板上，思潮起伏，往事又活现在脑际。

一九八〇年初，我挽着包袱，迢迢千里而来B埠执教。住在一间门板已有虫蛀痕迹，简陋不堪的宿舍里，只好用美丽的日历纸来点缀，也颇有一番情调吧！校园里，绿草如茵，松树林立，予人坚忍不拔的精神。层次的山坡上，种满了奇花异草，恰似牡丹配绿叶，又似一幅赏心悦目的风景画。站在阶级上，俯视而下，视野扩展开来，使你不自觉地仰天长啸，悠然自得其中，真是乐不思蜀。

尤其是那引人注目，依然傲骨的森林火焰树，在它那浓密的树荫下，有种受庇护的感受，不管我的情绪高昂或低落，它是最忠实的聆听者。当阵阵微风拂过，蛮有一股舒胸开怀的感觉。如今，我已搬离B埠，无缘再体会了。

◎小雁彬

初临B埠，一切都以赤子之心来待人。也开始接触宗教信仰了。正当热衷于佛教的活动时。我被碰

到焦头烂额，只因处世不够圆滑，常常仗义执言，或者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结果被人诬赖了，血滴涌向心扉深处，隐隐作痛，非三言两语可形容，只能等待时光来治疗伤痕。

几经病魔缠身，挣扎求存之下，终像蝴蝶从蛹中蜕变而成。我变得世故、冷漠。世上变幻莫测的人情事故，已难撩动我这颗曾经波动过的心肠。

时光荏苒，韶光易逝，我将活得更有意义，因为我已尝尽悲酸苦辣。所谓没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生活就是一场奋斗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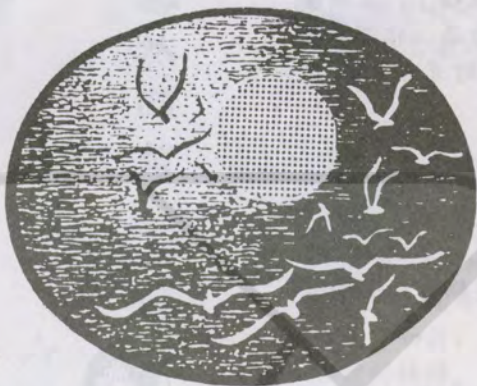
语录

我把书摊、书店和个人的藏书，称为“生命的绿洲”。它可以使人成长，使沉睡的心灵苏醒，它又珍藏着生命危急的医药良方。

——雷加



海梦



海是一个梦
涛涛的
浪声

延续着
无休止的故事
是呼喊 是怒吼

海发了一个恶梦
梦中
不断的呼唤

紧紧的
依偎着陆地
深怕梦醒以后
不会再相系
急得
汗涔涔



给口的话

迷失了昨夜的
小鸟吱喳
在这个清晨
你的担忧吐成寒流 于空中
我想领你穿梭园中
捡拾曾高挂的青葱
吃虫的鸟儿要早起
想说



去

◎萍水 安顺德修女中

文字符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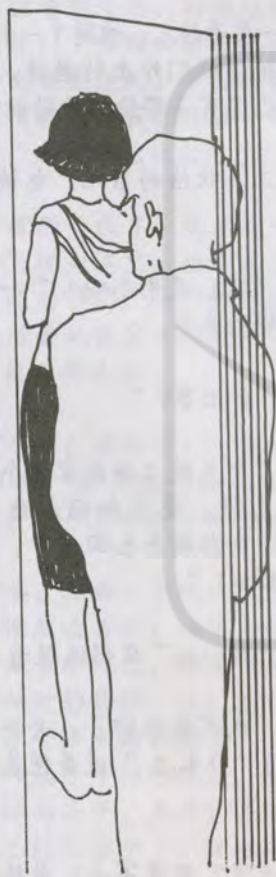
你 终于离开了我们
到一个很远 很远
的地方去
你说 那儿会使你快乐
还说 那儿会使你活得更
好
于是 你就去了那儿
因为你觉得 那儿才是你要去的地方

现在生活还好吗？
希望那儿真的比这儿好
有时 我觉得很奇怪？
为何你会舍得
离开你的亲人和朋友
抛下你刚开始蒸蒸日上的事业
放弃这里的一切……一切……

你知道吗？我好想你啊！
什么时候 你才会来看我？
不如今晚 我们梦里相会
今夜 我会在梦里等你……等你……

梦醒时分

◎司徒美金



她转着驾驶盘的手有些酸痛，
午夜的街道，声音与人一齐睡了，
只有月亮与星星在当值。

下了车，拿着重甸甸的公事包，
里面装着好几份货品促销的计划书
与参考资料。忙碌了一整天，仍然
得带着沉重的心情与公事回家。

打开铁闸，那时常都空着的邮
筒里静静地躺着几张贺年卡，噢！
快新年了，拿出几张卡片，有保险
公司的、好友丽娟的，以及一封，
噢！字体有点熟悉，却又一时想不
起，本着好奇的心理，她关上了门
后，就坐下来拆开卡片：

庄彤：

妳好吗？很久没见妳，新
年会回国一趟，除了处理公事，也
希望和老同学聚一聚，到时见。

祝：新年快乐

彭瀚齐

彭瀚齐！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名
字，六年不见了，字体比以前显得
更苍劲有力；看着那短短的几行

字，一股久别了的暖流轻轻地流过她的心里，许许多多的感觉悄悄地涌上心头，似有些隐隐约约的期待与盼望，但很快的，这种感觉被她理智地推开了。回国就回国嘛！有什么好写的，反正以前都没有寄过一张卡。

接下来的日子，忙碌的促销活动与外勤工作使她忙得透不过气来；南下北上到处去观察市场，使她两个星期来都在不同的超级市场与酒店渡过，超级市里形形色色的新年装璜并没有使她觉得兴奋，直到除夕那天下午，她回到办公室，职员们迫不及待地赶着回家吃团年饭，她才发觉，一年已到了尽头。

她签完了最后一张文件，疲倦地靠在椅子上；在这年的最后一天，她应该做些什么呢？回家吧！这样的日子应该在家里渡过的，她对自己说。

× × × ×

大年初一，下午两点，庄彤还躺在床上，吉隆坡的新年是没什么气氛的，更何况是个单身女郎。

铃！铃！……拿起电话，传来公司里一班职员爽朗的拜年贺语。

“就这么说定了，待会儿我们来给你拜年！”

一屋子的人，喧闹了一个下午，她拒绝了他们外出的邀请，只因为自己已没有了那份狂欢的能耐。

正在收拾的当儿，电话又响起来了。

“喂！是彤彤吗？”一听便听是丽娟的声音。

“什么事？”

“今天晚上在我家有个同学聚会，志强、晓芬和丽萍他们都会来，还有彭瀚齐也回来了，八点钟准时到哦！”

“我……”庄彤迟疑着。

“我不跟你聊了，老公又催我看菜了，O.K.？”说着便盖下了电话。

去呢？还是不去？最终她还是

选了件浅蓝色的连身裙，化了妆，赴约去了。

“彤彤，妳来了真好！”丽娟挽着庄彤的手臂，把她拉到人群里去。志强看到庄彤，打趣地跟身边的太太说：“你瞧人家彤彤，永远都是那么漂亮迷人，岁月好像对她特别留情似的。我们可就一年不如一年了，白头发也长出来了！”

“你别笑我了，还不是一样会老……”说到这里，她看见了那双深深亮亮的眼睛，从门的那边走过来，正对着她微笑，彭瀚齐！六年不见，他显得成熟了。

“彤彤！妳好吗？”他来到了她的面前，微笑地对她说说话，笑容、声音，一下子变得那么接近。

“噢，很好！你呢？”他点了点头，依然看着她；她不知道她的眼睛里藏着些什么，像是当年第一次看见她时的热情？不！不是，如今，在他那张成熟的脸上，不会再看到那种属于年轻的狂热，而像是一种关怀与在乎。在乎？是吗？六年前他已经不在乎了，现在，为什么呢？

“我们到偏厅去坐坐，好吗？”

她没说什么，有点不由自主地跟着他走过去。

“听说妳结了婚，又离婚了，是吗？”他问道。

“嗯，离婚都整整一年了。”

“可以告诉我，他是个怎样的人吗？”啊！为什么问这样的问题呢？他有必要知道吗？但，她还是说了。

“他是我的上司，人很好，对我和妈都好。”

“伯母她……”

“她在你出国后一年，从楼梯上摔下来，严重地跌伤了背骨，后来，又患上糖尿病，挣扎了半年就去世了。”

“噢！彤彤，真对不起，为什么妳不写信告诉我呢？妳一定吃了不少苦头吧？”他微微激动地看着她。

她摇了摇头，告诉你？为什么要告诉你？你会回来吗？

“在那个时候，仲原很照顾我，他请了假帮我母亲办妥了身后事，又陪我到日本去散心，在我母亲去世后第二年的新年，我们结婚了。”

“为什么又离婚呢？”

“他的人太好了！”她低下头，淡淡地，好像在回忆很久以前的事。

“我们婚后两年，他得知自己患上了癌症，哭着要求我和他离婚，为的是不想我做个年轻的寡妇；我开始时拒绝了，但他很坚决，后来，我答应了，条件是要照顾他，直到他不需要我为止……”她顿了顿，又接着说：

“在那段日子里，我们比以前更亲密，从前对他是感激多过爱情，但那个时候，我们就好像一对刚开始谈恋爱的情侣，那种难分难舍的感觉，令我又甜蜜又痛苦。我对他说我想要一个孩子，但他理智地打掉了我的念头。”

他看着她淡淡地，像说着别人的故事一样，心里涌起一阵酸溜溜的感觉。

“我还以为妳嫁了一个不爱你的男人。”

“他爱我！非常爱我。”她抬头望了望他。

“我想没有别的男人比他更爱我了！”

这时，她想起仲原躺在医院里，用力地握着她的手，对她说：“彤，每一个人的一生，都在追求一样他所要的东西，虽然我们不一定能得到它，但至少我们有努力过，而在这过程中，我发现占有并不是全部，但付出却是最美的；遇到妳，是上天给我最好的礼物，这一生，也算无悔了。”看那苍白的脸，她感到此刻的仲原是多么地美好与高洁。

“切记，你要好好地生活、坚强地面对挑战，好吗？”她用心地点着头，心里被什么塞得满满的，口里却挤不出一个字来。

在这短短的几分钟里，之前那些朦朦胧胧的期待与盼望都消失了，在她的意识里，仲原给她那种坚定的力量盖过了一切，那么强烈与鲜明，她有股莫名的感动，啊！我真的太傻了，竟然执着于当年的憧憬与梦幻，这一切，就像一场虚幻的梦境，如今，梦醒了，人也醒了。

“彤彤！如果我留下来的话，妳……”



语录

人们往往称刊物的编辑为园丁，我认为一个刊物编辑，同时也应是一朵花，他也要从事创作

——萧乾

“无论你留下来与否，希望你能够找到你的方向。”她站起来，对他笑了笑：

“我们谈了这么久，也应该过去与老朋友聊聊，对吗？”说着，她头也不回地向客厅走去。

偏厅里，留下彭瀚齐呆呆站在那里，望着那浅蓝色的背影，渐渐地远去……

守不住的

温馨

(一)

漆黑的长空，不时划过一线亮光，那是孩童燃放烟花。

晚上九时了，再过三个小时，就是闽籍人拜天公的时刻了。

高老伯躺在摇椅上，一面吸烟，一面兜弄着那刚学会走路的小孙儿。他的大儿子正川正在阅读报纸，次儿百川正在欣赏电视节目。

他们离开渔村后，就来到这个以种油棕为主的农村，以养猪为业。他们和谐的生活在一起，呈现出一幅三代同堂的欢乐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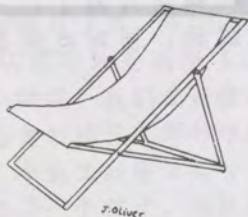
“铃…铃…铃…”一阵阵的电话铃声。

百川正在集思会神的欣赏…电视节目，突给电话干扰、唠叨着：

“那个鬼傢伙，这么夜了还来电话！”

“是百川吗？我是乌牛。”

“别开玩笑了，你到底是谁？乌牛的声音我都听不出咩！”



“哎呀！别提了，我伤了风嘛！”

“这么晚了，有什么鸟事？”

“哎！我老婆又要走路了，你出来帮帮忙劝劝她吧！”

“现在已那么迟，等一会儿我还要和家人拜天公呢，一切待明天才说吧！”百川没好气的回答。

“好人做到底么，我老婆只肯听你的。现在我们在太平的长途巴士车站，你不来，她就搭十点的夜车走了。”对方声泪俱下的哀求。

高老伯知道了原委后，也叹口气说：

“新年时节，还闹什么别扭，百川，你就去劝劝他们吧！”

百川换过衣服，正要拿钢盔，高老伯说：

“黑黝黝的，驾汽车去吧！”

百川摇摇头，心中嘀咕着：

“乌牛也真是，床头打架床尾

和，要耍花枪，也不要选在这新年里头哟！”

(二)

壁上的时钟已敲了十二下，各式祭品摆满了一大桌。

高老伯望着壁上的挂钟，唠叨着说：

“也不知他搞什么，劝得来，劝不来，都应刻回来了。……唉！别等了，吉时就快要过了，我们开始祭拜吧！”

祭拜仪式过后，妇女们都因忙了一整天，疲倦的先后入房休息了。

高老伯和正川在客厅闲聊着有关几只母猪就要生产的事，同时也在记挂着百川的迟迟不归。

“爸！百川也许给朋友拉住到别家去拜天公呢！”正川在安慰父亲。

“那我先去睡了。”高老伯说完就回房去了。

正川从电视机架上取出一本漫画随手翻动。一阵电话铃声划破寂静的黑夜。

“哈啰！是高家吗？”

“是，请问是谁？”

“我们是五人帮，请听好，现在百川在我们手上。请准备二十万换他的命，要不然，哼……。”对方凶神恶煞地说。

“喂！喂！请让我和百川说句话！”正川已慌得手忙脚乱，心惊胆跳，好不容易才挤出这句话。

“大哥，救我……。”百川发出痛苦的叫声。

“喂！喂！百川吗？你怎么啦？”正川急着想知道事情的真相。

“别喊了，你照我们的话去做，千万不要报警，否则你们等着收尸好了。”对方恶声的说完也不等正川回答，就把电话挂断了。

正川整个人被事件吓呆了，连

电话听筒也忘了放下。

“怎么啦？百川发生了什么事？你说说话呀！”高老伯不知什么时候站在房门口。

“爸！百川……他……他被人标心了，对方勒索要……要二十万，否则……否则就要……。”正川断断续续的说。

“啊！”高老伯喊了一声，整个脸色转为苍白，感到一阵昏眩，身体摇摇欲坠。

正川忙一个箭步冲向前扶住他，只见他眼白一翻，已昏迷不省人事了。正川一边抱他躺在沙发上，一面喊母亲和妻子起来帮忙。

经过药油的涂擦，好一会儿，高老伯才悠悠苏醒过来，望着老伴，嚅嚅地说：

“我究竟造了什么孽，老天这样对待我！”

“爸，你不用太忧心，百川吉人天相，不会有什事的！”正川只好用这空洞话安慰老人家。

“公公，我看请堂大伯过来商量商量，看有什么好办法救二叔出来。”正川的妻子递一杯热茶给高老伯时这样提议。

“爸，堂哥是个律师，比较有见识，你认为怎样？”正川在征求父亲的意见。

高老伯的心绪很乱，头脑一片空白，也不知该怎么办。听了正川夫妇的话，也只好点点头说：

“别惊动太多人，以免触怒绑匪。就把你堂兄利兴表兄炳权一起叫来想想办法吧！”

（三）

高利兴是个律师，和当地警方高级人员相当熟悉。当他了解整个事件后，他认为邪不能胜正，而且也不能纵容绑匪的胡作非为，所以主张报警，把他们绳之以法。但陈炳权持相反的意见，他以前是洪门会的打手，三山五狱的黑社会人马，他倒还认识不少。只要他开口，相信都会给回几分薄脸。

高老伯的方寸已乱，他不知採用那个人的意见好。

“伯父，人命关天，你不能三心二意。再说二十万不是个小数目，要筹也要化不少时间。不如就交给警方处理。”高利兴律师在分析事件的利害关系。

“舅父，老表的话是不错，不过绑匪是没有人性的，触怒了他们，百川的性命分分钟都会有危险。我想通过以前的兄弟，把他们的底细摸清楚，就算他们不肯无条件放人，最低限度赎金也会减一些。”陈炳权说出自己的看法。

“唉！我心乱如麻，不管用那个方法，只要百川能平安回来就好，你们看着去办吧！”

“这……这……这不太好吧，将来若有预想不到的结局，我们谁也负担不起。”利兴、炳权听了高老伯的话面面相觑。

“兴哥，权哥，我看你们分头去进行吧，目的不外是协助百川早日脱离魔掌。但要留意的，不论採用那个步骤，千万要记得别打草惊蛇，否则后果是可想而知的。”正川只好替父亲出主意

新年的欢乐气氛，被这突发的事件笼罩着，空气似乎凝结在零度下，失去了温馨。

(四)

下午三时十分，电话铃声像投下广岛的原子弹，正川立刻拿起听筒，传来对方凶恶的声音。

“怎样？钱准备好了吗？”

“我们是个猪农，那有这么多钱？”

“别说那么多，三天后我们来拿钱，否则你们等着收尸好了。”

“你们求财吧了，何必弄出人命。我们实在无法筹到那么多钱，要不然一定会付给你们的。”

“好，别再噜唆了，一口价十六万，全部要现款，三天后我们会再和你们联络。”对方也不等他答覆，就把电话挂断了。

“警监，电话查到了，是由大山脚的一个公共电话亭打来的？”警曹阿都拉取下耳机对他的上司林警监报告。

“唔，我看这帮绑匪的组织都几庞大，而筹划也很缜密，电话由大山脚打出，而你们的汽车却在北海被发现，狡猾确实够狡猾，但决逃不出我们的天罗地网。”林警监好像在对高老伯说，又好像在自言自语。然后他站起来，拍拍高老伯的肩膀，安慰说：

“请放心，我们有办法救出令郎的。”林警监说完就与属下走了。

高老伯不信赖警方也不行，他除了设法筹钱以备万一之外，还有什么方法。

(五)

已经三天夜了，整整的三天。

警方仍未侦破案情，绑匪的电话也迟迟不来。似暴风雨来临的那瞬息，静得可怖，静得使人心惊。

午夜一时了，电话铃声终于划破万籁寂静的夜空，把昏昏欲睡的人们，吓得心似从口腔跳出来。

“是，我是他爸爸，我无法筹足那笔钱！”这次由高老伯亲自接电话。

“你死抱着钱，就不管你儿子的死活啦！”对方在责问。

“不是我不付钱，但只能筹到四万而已，希望你们做做善事，就接受这个数目吧！”高老伯在哀求。

经过讨价还价，绑匪终于同意把赎金降到五万元，并指示如何缴交赎款。

次日，林警监派来一位华籍警探，协助记录五万元大钞号码，以及陪同交付赎款。

这时刻，高老伯不得不怀疑警方的破案能力，经过三天日夜不停的侦骑四出，仍无法将绑匪绳之以法，救出人质。现在万一给他们知道报了警，触怒他们，那该如何是好。

“阿伯，这群绑匪非常的狡猾，想把我们的注意力分散。不过任其多么狡猾，我们已掌握了若干蛛丝马迹，相信他们是难逃法网的。”

(六)

天上没有云，一轮皎洁的明月

普照着大地。海上风平浪静，远近渔火点点，是渔船在拖网。

正川驾着借来的渔船，按照指示在海面上不停的游弋，已有两个多小时。船上早已亮起了红色的灯光，但那要领取赎金的匪船，迟迟不发出讯号，使人怀疑对方是否临时改变了初衷。

“你把船放慢些，再多等一个小时，绑匪如不出现，那我们就回去吧！”坐在舱底的华籍警探藉着月光看看手表，这样对正川说。

一艘拖网渔船，越拖越近。正川想，该是要来的来了吧，于是拿出强光手电筒，发出三长两短的讯号。可是该艘渔船没有一丝反应，反而在不远处熄了引擎起网。

“他妈的，真憋死人，那艘渔船那么靠近我们的船，匪徒的船又怎敢出现！”正川喃喃的自言自语，埋怨不该来的来了。

“沉住气，要来的自然会来；不来的，你咒也没有用。”警探在低声的安慰他。

那艘渔船起完了网，又发动引擎，向远处去了。不久它又兜了回来，经过正川的船时，放慢了速度，蓦然发出三短两长的灯号，並喊道：“钱呢？”

正川把放钱的旅行箱急忙的抛到对方的甲板，绑匪略为检查，就拉大油门，加快速度，向公海急驰而去。

“注意，注意，交易完成，老鼠逃向公海。”在舱底的警探以无线电话通知同僚，然后转头对正川说：

“熄掉讯号灯回航等好消息吧！”

他们回到家已是凌晨破晓时分，除了孩童外，大家都没有睡，都在焦急的等，等百川安全归来。

壁上的时钟滴答滴答的响着，天色已渐渐大白。等待是焦急的。但除了等待又还能做些什么？

高老伯已一日一夜没有合过眼，他靠在摇椅上，双眼无神的注视着电话机。门前只要有任何风吹草

动，他都不由自主的跳起来，向外张望一番。

正川看到老父那佈满皱纹的脸，白发一夜之间似乎又增几许。这样不眠不休的等待，精神愈来愈憔悴，於是劝道：爸！我看您先去休息吧！要有什么消息，我唤醒您好了。”

“唉！我担心警方惊动，触怒对方。”高老伯忧郁地说。

“爸！我们能做的都做了，您急也没有用。我扶您进房休息吧！”

(七)

据利兴从警方那儿得到消息，在船上接领赎金的匪徒已被逮捕，但他们什么也不肯说，只说被人雇用领取赎金吧了，至於其他的事，一概不知。

高大婶每日早晚都到庙里烧香拜神，她现在不单是祈求儿子早日平安回来，也祈求高老伯早日恢复健康。

熬了那么多个夜晚，加上一天到晚忧心忡忡，高老伯病了，病中

时常喃喃自语：

“假如是我造了什么孽，就让我来承当好了，千万不要降罪在我儿百川身上。”

医生诊断后，摇摇头，不带一丝感情的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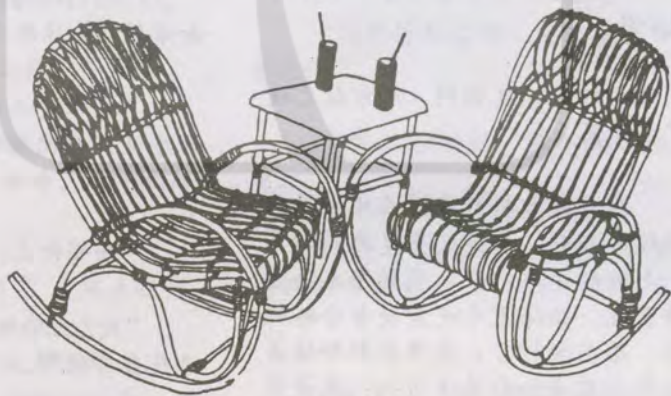
“我已尽能力了……请准备准备后事吧！”

正川听了，喉头一阵紧缩，泪水不自禁的盈满了眼眶。他硬生生

的把它吞回去，还强装着笑脸，安慰父亲。

高老伯是个虔诚的佛教徒，除了早晚烧香礼佛外，每逢阴历初一和十五，还戒荤吃素。平日为善，从不落人后，他的口头禅是：“行善之人天赐福，作恶之人招灾殃。”

可是，现在他高家却祸不单行，行善积德的论调是耶？非耶？实是玄之又玄啊！



◎Noorjan A. Rahim

纪岳译

星光闪烁



“哈啰！”

“丽恩，票已经订了，人才外流！”

我还来不及询问，对方就已放下电话筒。

我重新收拾起散落在地板的前锋报周刊，重复又重复地阅读第十七版的文章；但，我始终无法全神贯注，脑海里尽是萦绕着哈林的话，票已经订了，我将到新加坡去会见烈基李和拉曼道勿——我最崇拜的两位狮城记者。

“你的眼睛红肿！”我刚走进咖啡厅，哈林就问候我。

“才跟达立沙末吵过架吧！”丹尼说：“你骂他也没用啦，他又听不到！”

“妳喝什么？”哈林问道。

“我已经给她叫了一杯椰水。”丹尼自作聪明。

“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出发？”

“任何时候都可以。”丹尼回答。

“那我将如何请假？”我有点生气。

“没关系，就在这个星期吧。”哈林说。

“我不跟随你们去！”

“票都已经订了……”

“那是你的事……”我若无其事地说。

“丽恩，让我们谈谈刚才的话题吧。”丹尼缓和气氛，他知道，如果谈得不对劲，我会离开他们。

“你们有什么高见？”我问。

“丽恩，妳不妨去找九一年四月的《文学月刊》来看。”哈林建议。

“谁去研究谁？”我有点惊愕。

“我想，所有被提到的名字，都有获奖的潜能，同时一些新人将

会出现，有谁想到诺丁哈山将会获奖，接着苏海米摩哈末又带给我们一个惊奇！”丹尼冷静地说。

“哼！为了抬高某个群体，我们不需要去蹂躏另一个群体，大沙文男人和裙带风男人！”我说。

“妳不要存有偏见，经常想到消极那方面去；反之，我们应该要现实点。”丹尼回答。

“是谁想到消极方面去？”

“女人……太过敏感，没有中选就大发牢骚，如果被选到了，又说是内幕丑闻，真是马占马占……”哈林说。

“写那样的文章，完全没有专业化！”

“哪点不对劲，妳不妨说看看。”

“哪！”我拿出一张前锋报星期刊的剪报给他：“你自己去看吧。”

“难道说，提名阿都拉胡申会

有错吗？”

“对或错，中选或落选，都不是问题，问题是……你且念出这一句：还有许多男性作家，需要获取文学奖……”

“噢，就这么一句话惹妳生气，那也没什么嘛，丽恩，妳该往积极方面想，至于女性作家嘛，耐心等待下几轮吧！O.K.？”

“哪！你再念出这些：如果过于取悦女性作家的欢心，只会导致我们的文学停留在十字路口，难以迅速发展下去……”

“So what？明确的讯息？”

“丽恩，时间将会到来……也许是下一代，谁知道呢？”

“也许……要等到评审团都改变性别吧？”

“可能。”丹尼淡定地说。

“也许我们还在等待来自西方的大文豪作出评选；或者是，我们担心当年的《莎丽娜》(Salina)和《纪

念碑》(Tugu)事件重演？”

“丽恩，我们应该给点时间，现在，阿都拉胡中和沙末伊士迈光芒万丈，我们应该先推荐他们，也许在五年或十年之后，我们才来挑选女作家……”

我无法猜测哈林的内心隐藏些什么，事实上我曾经跟沙末伊士迈谈起，沙末问我男作家与女作家的观点，是否有所区分？我回答：肯定有。

“丽恩，妳自己可以提名一位女作家，据我所知，迄今尚无任何女作家被提名，又要如何去推荐？连女作家协会也没有提名女作家，更何况是男士们呢！”

“我们不搞小集团，不会互相吹捧赞扬的。”我说：“也许我们正在等待A狄奥，这回A狄奥可能选中《尘雨》这部作品，谁知道呢？”

“丽恩，我想我们不必再作口舌之争，重要的是，每年我们会选出模范作家，我们不需要妒忌被选中的人，虽然他不属于我们的阵

营。有时候，我们也未必赞同某一位中选者，但，我们必要接受大多数人的意见，而不必理睬那一小撮人的声音！”哈林说。

“哈林，我并不是争论获选的人选，……”我还没说完，丹尼就打岔道：“那妳刚才又在呱呱叫什么？”

“我感到气愤的是，他们还没有提名，就先指责这个，指责那个，似乎年年领取文学奖的都是女作家！”

“O.K.，这回我们就提名，我们来个怜悯式的提名好不好……”哈林戏谑地说道。

“哈林，你不必像达立沙末那样……你不要看轻女作家艾蒂芭阿敏，不要贬低卡蒂惹哈心，更不要忘了花蒂玛慕苏，你不必那样做，那是犹太制度。”

“丽恩，妳必须接受现实，我们还没有产生真正有资格的人选。”丹尼说：“女作家虽然很多；但，她们大多写学术性文章，即使有文学作品，也还处于尝试阶

段！”

“你究竟是从哪一个角度来看问题？”我问。

“我是诚恳的，丽恩，这个问题必须从多个角度来探讨，我们不要把SSB制施行到作家群中，文学奖的颁给，不是只为了填满固打或是交替轮流，我们要求的是作品的素质！”哈林说。

看到我沉默，丹尼插口道：“我们不能仓促从事，这种工作需要时间，同时我们必须十分谨慎和小心处理。”

“过去一路走来难道就不够谨慎和小心？只是轮到女作家时……才出现谨慎和小心的问题！”

“丽恩，请妳别误解，最重要的是，唯有最优秀卓越的作家，才能获得文学奖。”哈林说。

“你的意思是说，直到死后才算卓越优秀？”我激动地问。我想到老牌作家巴沙古(Pak Sako)，当他死后人们才发觉他对国家文学的贡献，再哈斯拉(Zaihasra)也是如此，

进入坟墓后才受人瞩目。

“你没有信心，因为我们大多是人云亦云，看看《纪念碑》(Tugu)这部小说吧，你问现在这一代，如果有人知道该书作者的大名，你就很幸运；因为A狄奥(A. Theeuw)不曾选择这本书来讨论，A狄奥只选取《莎丽娜》(Salina)。如果时光倒流，我们将会尝试选取《纪念碑》。现在，我们期待A狄奥能够选到《原始公主》(Puteri Asli)、《纯真贵族》(Bangsawan Tulen)、或是《含羞的少女》(Gadis Sipu)”。

“丽恩，我们实在不敢这么做，因为我们担心这些作品尚未达到卓越的水平。”

“丹尼，你错了，试用你的大脑再想想。”

“O.K! 我们看你所说的艾蒂芭阿敏(Adibah Amin)吧，她是学术性写作人，没有持久性。”

“哈林，你已经落伍啦，她曾经荣获好几项外国学术奖，你可知道？”

“我们实在不敢选她，因为她缺乏持久性。”丹尼说。

“持久性？O.K. 卡蒂惹哈心(Khatijah Hashim)怎么样？她的小说写得比国家文学奖得主更好，自从她的杰作《昨夜风暴》(Badai Semalam)面世之后，她就继续不断地产生了许多作品。”

“她比较倾向于青年文学，她的作品还不大够份量。”哈林说。

“哈林，难道说青年文学就不是文学吗？也许你们不知道，许多青年人就是通过青年文学，而逐步接触到严肃的文学。”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青年文学属于轻量级文学。”

“是的，我们从轻量级开始，然后才到重量级，我自己阅读文学作品，就是从《茉莉花》、《哈蒂妮》、《公平的上帝》开始，然后到《莎丽娜》、《白骨累累》、及《无神论》……”

“丽恩，我们所选的作品，必须是轰动一时的畅销书！”丹尼骄

傲地说。

“请告诉我，除了《夜雨时分》之外，男性作家有哪几本非考试读物的畅销书？”我问道：“莫非是《妻子》、《米拉伊多拉》(Mira Edora)……转眼间就被抢购一空？”

“你怎么不说卡蒂惹的作品曾经获得安慰奖？”哈林带着讽刺的口吻说。

“安慰奖而已。”丹尼轻蔑地笑。

“好吧，今年我们就提名获得安慰奖的作家，怎么样……”哈林故意激怒我。

丹尼默默地看着我哑然无语，我总算能约控制着情绪。

“妳生气了？丽恩，”哈林说：“噢，其实今天我是给妳带来一件东西。”

我知道哈林这个人就是这样，当他深深地伤害你之后，又再向你表示歉意。

“我们不是要到新加坡去吗？”丹尼问。

“不……棉兰！”哈林回答。

“让我们来个愉快的旅行……”丹尼说。

我自己做了决定，与其跟随他们一路上对女作家问题引起没完没了的论争，倒不如我自个儿踏上狮岛的行程。



◎ 新书介绍 ◎



《坡边斜椅》 (杂文)

作者：年红

出版：南马文艺研究会

定价：RM 7.00

邮购处：P. K. K. M. S.
32 Jln. 1A,
Tmn. Sri Maharahi
84000 Muar, Johor.

《阳光心情》 (散文)

作者：朵拉

出版：红树林书屋

定价：RM 8.00

邮购处：Lim Guat See
128 Tmn. Bunga Raya
32000 Sitiawan, Perak.

《言必及义》 (杂文)

作者：碧澄

出版：联营出版有限公司

定价：RM 10.00

邮购处：UPH, 15,
Jln. Radinatum
2, Bandar Baru,
Sri Petaling



文学史问答比赛 (五)

把正确答案旁的英文字母，写在括弧内。

1. () 南朝乐府诗的代表作是
(A) 诗经 (B) 诗品 (C) 子夜歌 (D) 孔雀东南飞
2. () 《三国演义》的作者是谁
(A) 施耐庵 (B) 罗贯中 (C) 吴承恩 (D) 孔尚任
3. () 诸葛亮是那本书中的主要人物
(A) 《水浒传》 (B) 《西游记》 (C) 《三国演义》 (D) 《镜花缘》
4. () 曹雪芹的代表作是
(A) 《红楼梦》 (B) 《金瓶梅》 (C) 《琵琶记》 (D) 《西厢记》
5. () 散文名篇《背影》的作者是
(A) 朱自清 (B) 沈从文 (C) 冰心 (D) 周作人

参加者姓名：(中) _____ (英) _____

地址：_____

参赛规则：

1. 凡本刊读者均可参加。
2. 每期录取优胜者十名，赠送文学书刊，藉资鼓励。
3. 比赛成绩将在第廿四期《清流》公布
4. 所有参赛表格请寄：112 Dataran Rapat Baru 13
Taman Seri Berjaya
31350 Ipoh, Perak.

第三期《文学史问答比赛》成绩揭晓

正确答案：

1. 白居易写的一首叙事诗是《琵琶行》。
2. 《聊斋志异》的作者是蒲松龄
3. 茅盾的名著是《子夜》。
4. 《乌鸦港上黄昏》的作者是韦葺
5. 今年荣获《马赛赛奖》的名作家是阿都沙未伊士迈 (A. Samad Ismail)



全对五题者：刘仁杰 (雪州) 王晋丰 (森州)
 江维汉 (吡叻) 李可贺 (雪州)

对四题者：陈美芳 (威省) 张金贤 (梹城) 萧丽萍 (柔佛)
 李坤贤 (吉州) 蔡惠如 (吡叻)

对三题者：赖美健 (柔佛) 郑雄飞 (丹州)
 郑荣民 (马六甲)

对二题者：郭秋钦 (森州) 黄丽芳 (吡叻)

对一题者：方嘉欣 (彭亨)

稿 约

不论是评介、小说、散文、诗、漫画还是戏剧；不论是原著，还是翻译（请附原文）；只要是未经发表的、认真的文学作品，都是我们欢迎的文章。

来稿一经发表，稿酬从优。

（如欲退稿，请附寄贴足邮票之信封。）

稿件请寄：

《清流》编辑部

8, Taman Orkid,
Jalan Raja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 订 阅 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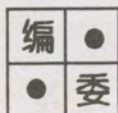
编号	本会用	刊	期	中英文姓名	邮寄地址
		第	期至第	中	
		第	期至第	英	
		第	期至第	中	
		第	期至第	英	

附启：每期马币三元，五期共十五元（包括邮费）
请以邮券（Wang Pos）订购，并志明：

PERAK LITERATURE AND ART SOCIETY

送寄：75, Persiaran Kelebang
Selatan 8, Taman Bertuah,
31200 Chemor, Perak,
Malaysia.

- * 如果您尚未订阅，请立即订阅本刊。
- * 如果您已经订阅，请继续介绍亲友，共同负起文学保温工作。
- * 感谢您的支持！



《清流》文学双月刊

第廿二期
一九九五年二月出版

编辑顾问 : 韦 晕 驼 铃 傅承得
 年 红 田 舟 吴 岸
主 编 : 岳 衡
编 委 : 一 介 紫梦羚 良 木
 郑可达 郭绪益 崔 冰
校 对 : 许心伦
督 印 : 臻 杰
出版准证 : KDN. PP6767/1/95
创刊日期 : 1990年3月1日
编 辑 部 : ALIRAN JERNIH
 8, Taman Orkid, Jalan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出版及发行 : 霹雳文艺研究会
 PERSATUAN KESUSASTERAAN DAN
 SENI LUKIS PERAK
 27, Hala Pedoh 8, Taman Sri Pengkalan,
 31650 Ipoh.
承 印 者 : 李商业印务有限公司
 PERCETAKAN LEE SDN. BHD.
 91, Jalan Raja Musa Aziz (Anderson Road)
 30300 Ipoh, Perak.

梦幻（莲花花灯） ●

